



● 魏巍在《胡桃夾子》中。



● 《吉賽爾》，舞蹈員：魏巍

19載後完美謝幕 魏巍告別芭蕾舞舞台

香港芭蕾舞團(港芭)首席舞蹈員魏巍早前以一齣《睡美人》告別19年的舞蹈員生涯。

2002年，魏巍從瀋陽來港芭交流，自此與舞團和香港結下不解緣，多年來在舞台上留下無數翩翩王子形象。訪問中他回憶如何揣摩經典舞劇中的角色，也說起香港給他的滋養。這座五彩繽紛的城市為他帶來無限熱力與激情，「試問哪會有無聊的時候呢？」他笑着說。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攝影：Conrad Dy-Liacco 圖片由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魏巍2003年加入港芭，2007年升為獨舞員，2013年成為首席舞蹈員。在港芭19年，他飾演過無數經典角色，早前則在《睡美人》中獻上自己的告別演出。演出結束後才得知，他是強忍腰傷完成角色，但舞台上的他，無論是連續的跳躍還是高速的旋轉，舉手投足都未露出一絲疲態。迪塞爾王子以優雅身姿立於舞台，魏巍則以堅強的意志力與專業精神為自己的舞蹈生涯畫上完美句點。

說起來，魏巍與辛西婭·哈維這個版本的《睡美人》緣分匪淺，仙子、王子、狼、群舞等各種角色他都跳過，可謂對作品的每個細節都了然於胸。與其他版本的《睡美人》相比，哈維別出心裁地要求其中的惡毒仙子卡拉波斯一角要由男舞者反串演出。「要表現出陰柔、陰險、精神分裂，那種時而笑，時而憤怒，時而冷酷……裏面戲很多。」魏巍說。

當年第一次跳哈維的《睡美人》，魏巍飾演的正是這個壞仙子。他回憶，當時港芭的藝術總監 Madeline Onne 給他排練，將這個人物「摳」得淋漓盡致。「要一點看不出來你是男性，但又仍然具有男性的那種力量感。壞仙子的那一段，尤其是序幕，非常重要，第一次亮相就要給觀眾一個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也正是通過對這個角色的成功演繹而晉升舞團的首席舞蹈員。

幕布落下，離開舞台的聚光燈，魏巍說起過往的回憶，有珍重與不捨，也有一絲難得的輕鬆。他向來追求平衡，在人生的這個時刻開始下一段旅程，剛剛好。

來到港芭

2002年，魏巍還是瀋陽音樂學院附屬舞蹈學校的一名學生，正碰上當時港芭的藝術總監 Steven Jeffery 到內地的各大院校為舞劇《胡桃夾子》挑選

性格演員，「看了我們的課後，他向我發出邀約，讓我去客串《胡桃夾子》的人物，到港芭交流3個月。」當時的魏巍興奮莫名，「我還從來沒有去過香港呢！」

在香港的3個月，他不僅跳了《胡桃夾子》，還參與了《天鵝湖》，回到瀋陽後，又投入到桃李盃舞蹈比賽的繁忙準備中。最終順利拿到比賽名次的他在後台收到了更大的驚喜，來觀看比賽的 Steven Jeffery 遞來一份正式合約，邀請他加入港芭。「當然要去，簡直是求之不得。」魏巍說。

其實早前在香港的3個月，已經給他留下深刻印象，讓他對舞團心嚮往之，回到學校後他甚至選擇以港芭為題撰寫了畢業論文。在舞團時，他仔細觀察外國舞者所接受的訓練體系與自己學校的不同。「他們對角色的演繹，還有舞蹈的態度，排練時候的精氣神，都影響到了我，讓我學到了很多學校學不到的東西。」他說，「還有他們刻畫人物的深度，對人物狀態是很自然地流露。他們本來就是西方的臉，跳西方的東西，很自然地往那一擺就出來了，我們則需要模仿，不停去揣摩。我就想要怎麼才能把這個自然的東西借鑒過來，放到自己身上，或者以後傳達給學生。」

如何自然扮演王子？

如何自然地呈現芭蕾舞中的角色，正是魏巍跳舞時想得最多的問題。中國文化中沒有西方文化中「王子」這一形象，要怎麼演繹才能貼合又精準？

「這對中國舞者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我們要經歷學動作，然後過渡到人物的內心戲，再把內心戲融入身體裏這個過程。」他說，「當時就不斷地去看錄像，揣摩內心是怎樣的，

再想如何把故事用動作來表達，而且不是完全地 copy，這個是要琢磨的。所以每次都看很多遍，聽音樂，一個腳步、手位、眼神，盡量去靠攏，再變成自己的東西。」

要成為「王子」，還不完全關乎技巧和演繹。他回憶自己第一次跳《天鵝湖》，王子和天鵝的一段雙人舞便讓他露了怯。「看上去非常簡單，這不就是我們平時雙人舞課學的東西嗎？但當穿上服裝，聽着音樂，燈光一打，你扶上女孩那刹那，完全不一樣。我的手是抖的。」手是抖着，身體僵硬着，腦子還怎麼進入角色？魏巍第一次體驗到，要當主演，要想自然表達，首先要能壓得住台。氣場不足，就不是天鵝和王子，「而是女皇和手下！」後來經過老師的講解和團內資深演員的分享和指導，他才慢慢摸到關鍵，「要沉下去，拿出像皇帝一樣的氣勢，要感到所有東西都在掌握之中。」心態、技巧，還有角色內心千迴百轉的細膩之處，一個都不能少。一關一關過，魏巍說過程艱難，但自己也像一棵樹一樣「咋咋地成長起來」。「所以為什麼一個舞團的首席舞蹈員這麼少，因為需要很長的時間去磨練。」

香港帶來新鮮感

19年來，成功飾演了一個又一個的



● 魏巍在《睡美人》中飾演迪塞爾王子。

最愛《羅密歐與茱麗葉》

在跳過的古典芭蕾舞中，魏巍最愛的是荷蘭國家芭蕾舞團版本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我特別喜歡那個音樂，特別打動我，讓我一下就進入了角色。」不論是扮演羅密歐，還是他的死對頭提伯爾特，音樂都能讓他一秒入戲。包括最經典的陽台雙人舞，他形容音樂一響，自己一身雞皮疙瘩就起來了，一邊戰慄着一邊跳；到了茱麗葉假死一段，更是控制不住自己眼淚嘩嘩流。「一般來說，一邊在跳舞，又是男孩子，怎麼會那麼容易流淚，但是揣摩進去後，那個音樂的感染力很強，非常神奇。本來那個時候羅密歐以為茱麗葉死了，本來是絕望和憤怒的，身體也跳了很長時間了，肌肉很累了，但是聽到那個音樂，肌肉就好像死而復生一樣，爆發出很大的力量。芭蕾舞的音樂和舞蹈的結合，真的是很神奇。一邊享受音樂，一邊享受舞步，二者結合，perfect！」

今年6月，港芭現任藝術總監承天創作了全新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將背景放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魏巍坦言作品將他帶上一個新階段，「給了我一個新的思維，它不是以前眾所周知的劇情和服裝，改成了現代版的，着重發生在香港這個城市中的故事。燈光和布景都很新鮮，也融入了很多中國特色，給觀眾的感覺很新鮮，後來事實證明還蠻成功的。」

啪，脖子扭到了！

除了在古典芭蕾舞中留下經典角色，魏巍也嘗試過不少現代芭蕾舞的角色。「要平衡，古典芭蕾舞是『僵硬』的，現代芭蕾舞則是釋放身體的，結合在一起，人就不會那麼古板和生硬。」

他回憶曾跳過斯坦頓·韋爾奇所創作的芭蕾舞劇《空·色》(Clear)。舞劇改編自911事件，9位男演員與1位女演員在巴赫的音樂中起舞，「音樂很快，要在快的當中把所有的舞步做得很乾淨，很挑戰。燈光也是暗的，不像古典芭蕾舞總是亮的。要在暗中跳得很乾淨是很難的，獨舞、雙人舞、三人舞、群舞，每個部分都要跳到完美，非常難。」

他又笑說跳現代芭蕾舞總會有許多意外的酸痛，「有時一個甩頭，啪，脖子就扭到了。」原來現代芭蕾舞所運用的肌肉不同，有些小肌肉古典芭蕾舞很少用到，到了現代芭蕾舞中則突然被調動起來。「因為古典都是板板正正的，充其量是轉圈甩頭，突然(在現代中)那麼甩，脖子就不對了。」他說，「就像從來不健身的人突然練起來，渾身酸痛。」

「跳現代芭蕾舞很看身體的律動和協調，古典跳得美，但是不協調，跳現代就很吃虧。這也算是衡量演員綜合能力強不強的一個標準吧。」魏巍說。



● 《睡美人》中的卡拉波斯仙子(左)是魏巍印象深刻的角色。

當科技遇上中國國粹 京劇大師梅蘭芳再現舞台

日前，伴着京胡的悠揚聲，三盞射燈依次點亮，26歲的梅蘭芳手持摺扇，邁着輕盈的步伐走向舞台中央……在北京理工大學虛擬化身實驗室裏，「數字梅蘭芳」在電腦屏幕中登場。

「現在登台的是梅蘭芳先生的學生數字人。我們以26歲時的梅蘭芳先生為原型，利用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對這位中國京劇大師進行復現。」北京理工大學光電學院研究員翁冬冬說，2020年，中央戲劇學院和北京理工大學共同發起該公益科研項目，打造可實時交互的「京劇數字人」。

從面容、體態、語音語調，到着裝、道具、一顰一笑……通過全方位數字化和可視化複製真實生活中的人物細節，數字世界裏的「人」同樣「應有盡有」。但由於如今已無法採集到梅蘭芳先生真人三維數據源，最大限度還原其人物狀態絕非易事。「我們收集了大量相關歷史照片，後請中央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照片反覆打磨修改，製作了實體肖像雕塑，隨後用高精度激光掃描儀掃描雕像，這樣就獲得梅蘭芳先生的基本面部結構。」翁冬冬說。

雕塑本身無法具象展現皮膚細節、毛髮細節、眼神神韻等微觀特徵，該團隊找到一名長相酷似梅蘭芳先生的模仿人員，採集其面部數據，並捕捉基本表情，「移植」在「數字梅蘭

芳」身上，最終在公立醫院整形外科專家的共同把關下，實現「面部精準化再復現」。

中央戲劇學院傳統戲劇數字化高精尖研究中心主任宋震介紹，為還原梅蘭芳先生當年的着裝，團隊查閱大量文獻，並走訪多家北京的裁縫店。「我們發現，梅先生當時的戲服是用金線縫製的，現在這種技術已經基本失傳。但我們找到了民國留存的布樣，根據京劇領域專家的指導，按照當時梅先生便裝的領子、布紋等講究，找到最契合的布樣，這樣就掃描獲得了布料的數據，先完成了數字便裝的打造。」

「項目之初，技術團隊都沒想到這裏面的學問居然如此之深。」翁冬冬表示，諸多細節還需持續深入探究，包括梅蘭芳先生曾在演出時使用的戲服、盔頭等，同時將請京劇藝術家模仿梅蘭芳先生戲劇表演，完成動作捕捉，使「數字梅蘭芳」的表演更加逼真。關於聲音處理，翁冬冬介紹，現有梅蘭芳先生影音資料大部分音質欠佳，下一步將考慮以真人模仿的形式還原梅先生聲音特色，採集語音數



● 「數字梅蘭芳」靜態數字模型(左側)與梅蘭芳先生照片(右側)對比。

據，「綁定」在「數字梅蘭芳」上。

「未來，我們希望打造可沉浸式交互式的、虛實融合的『數字梅蘭芳』人物場景應用，觀眾戴上VR頭盔，便可欣賞梅蘭芳先生的京劇表演，還能與梅先生實時互動，實現科普、教學等任務。」翁冬冬說。

梅蘭芳外孫范梅強說：「我爺爺1961年去世，離現在已有半個多世紀了，用現在的高科技手法，把過去的藝術家活靈活現地呈現在現代人面前，向年輕人做介紹，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通過科技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碰撞，讓京劇大師復現，更好地調動觀眾對京劇的好奇心，真正帶人們走近京劇大師，了解中國國粹，讓文化能夠跨越時空、超越國度。」翁冬冬說。 ● 文：新華社

周末好去處

「實驗實驗展」——榮念曾創作50年

藝術家榮念曾是國際文化交流及發展的倡導者和重要推手，亦是實驗藝術的先驅，他於1970年代開展跨媒體藝術創作，包括電影、漫畫、裝置、錄像、舞台與概念藝術，並於1982年參與成立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同年帶團到台北演出交流，現為進念·二十面體的聯合藝術總監。榮念曾以舞台上作為藝術實驗交流的平台，五十年來，他不斷邀約來自不同媒介、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藝術家共同探索跨界創作及對話。多年來，榮念曾除實驗舞台和《天天向上》系列的創作外，同時積極推動和創立不同的國際文化交流平台，如國際文化多樣性網絡、亞洲藝術網絡、世界文化論壇、亞洲區基金會及民間組織會議、城市文化交流會



議等，為香港與不同城市的文化交流締造機遇。

是次展覽是榮氏經典創作的重現與延伸，包括曾在香港及柏林展出的《錄像圖》、在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展出的《天天向上》大型竹棚花牌裝置，邀請不同人士參與創作及在世界各地展出的《天天向上》概念漫畫及塑像。設計師劉小康、進念·二十面體的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胡恩威及進念·二十面體的國際交流總監黃裕偉擔任是次展覽的客席策展人，通過展覽向觀眾介紹榮氏多年來在實驗藝術、視覺及表演藝術、藝術評論、文化倡導、傳統工藝保育及發展等方面的視野和貢獻。

日期：即日起至2022年3月14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館一及二、庭院及迴廊

「離心藝力」黃琮瑜數碼水墨繪畫及動畫展

墨的韻味一直於紙絹之上傳承千載。斗轉星移，時代飛躍，如今藉着數碼之助得以躍現熒幕之上。黃琮瑜從事水墨創作二十年，一直探討以當代語言演繹古典文化之道。黃氏將過去十餘年於數碼媒體創作的心得匯編成一套水墨繪畫軟件「離心一墨」(Pure Ink)，公開發布。軟件中文取名離心一墨。當中的離心意指運動之力，然則力在天道中恒常以一對的形式存在，離心一墨實乃向心一墨。

「離心藝力」展出黃琮瑜以此軟件創作的新作。作品內力呈現不同的張弛收放，每一動都觸發墨在濃稠與稀淡、濕潤與乾澀之間的變化，讓萬變的墨韻搏動宇宙之律。是次展覽中每幅優美細膩的作品，展示了藝術家以先進科技靈巧地表達自己最擅長的藝術形式，揮灑自如，超出想像。

日期：即日起至12月6日
地點：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覽廳